

THE TEAMMATES
A Portrait of a Friendship

隊友情深

MLB 紅襪四人組的最後擊掌



David Halberstam 著

陳榮彬 譯

THE TEAMMATES: A Portrait of a Friendship

By David Halbersta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y Hyperion as THE TEAMMATES.

This transl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yperion.

Chinese (complex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綠蠹魚叢書 YLB03

隊友情深

MLB紅襪四人組的最後擊掌

作者 / David Halberstam

譯者 / 陳榮彬

策劃 / 綠蠹魚編選小組

財經企管叢書總編輯 / 吳程遠

責任編輯 / 鄭俊平

發行人 / 王榮文

出版發行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南昌路二段 81 號 6 樓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2391-9797

傳真 / 2321-1717

香港發行 / 遠流(香港)出版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310 號雲華大廈 4 樓 505 室

電話 / 2508-9048

傳真 / 2503-3258

香港售價 / 港幣 84 元

著作權顧問 / 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 / 王秀哲律師 · 董安丹律師

製版 /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 11 月 20 日 初版二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新台幣售價 25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 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5188-4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隊友情深: MLB紅襪四人組的最後擊掌 /

David Halberstam 著; 陳榮彬 譯

-- 初版. -- 臺北市: 遠流, 2004 [民93]

面; 公分. -- (綠蠹魚叢書; YLB03)

譯自: The Teammates: [a portrait of a friendship]

ISBN 957-32-5188-4 (精裝)

1. 棒球 - 美國 2. 運動員 - 美國 - 傳記

528.955

93004014

隊友情深

目錄

導讀推薦一 同志愛／3

劉大任

導讀推薦二 棒球人的「記憶力」／11

袁定文

導讀推薦三 曲罷人情在／17

晏山農

本書簡介／30

第一章／34

狄馬喬打算開車南下佛羅里達，去探望垂死的威廉斯最後一面。

第二章／66

讓佛拉文印象深刻的是：他身邊這兩個老傢伙對於過去的記憶怎會如此

清晰，……

第三章／82

「多仔，儘管我和你親如手足，但我是一個棒球人，這是我唯一的一份

工作。」

第四章／108

他也知道，會被威廉斯用最嚴苛方式對待的人，除了威廉斯的妻兒之外，就只有他了。



第五章 / 136

「他看起來就像是個天生的大聯盟二壘手，而且做別的事都不比這個好。」

第六章 / 160

威廉斯的三個老隊友完全不能接受他現在這副垂死的模樣，……

第七章 / 172

「愛蜜莉，我們剛剛失去了晉級世界大賽的機會。」

第八章 / 194

他常常在想：如果守備的人是他，他有辦法把球傳向三壘，讓史勞特被刺殺出局嗎？

第九章 / 232

總括而言，當時無論是紅襪隊的球團、球員或者球迷都過得很糟糕。

第十章 / 240

「是啊，多米，我在，我還在。」有時候電話那頭根本沒有回應。

第十一章 / 254

每當你看到對方時，你會馬上被帶回到另一個時光之中，彷彿你們都還是年輕人，即將要面對一場重要的球賽。

後記 / 268

附錄 四位球員的大聯盟生涯紀錄



隊友情深

MLB紅襪四人組的最後擊掌

AMERICAN LEAGUE									
P		1	2	3	4	5	6	7	8
24	ST. LOUIS	0	0	3	0	0	0	0	0
22	BOSTON	0	8	5	7	2	2	5	8
	DETROIT								
	NEW YORK								

FENWAY PARK
BALL (H) STRIKE
OUT (E) AT BAT

THE TEAMMATES

A Portrait of a Friendship

David Halberstam 著

陳榮彬 譯

導讀推薦一

同志愛

劉大任

「同志」這一用語，百年來一變再變。它最早的變化出現在政治領域。國民黨首先使用，共產黨更把它用俗用濫。記得一九七四年到文革期間的大陸去旅行，黨政官僚與販夫走卒無不互稱同志，幾乎成為人與人之間惟一可能的關係。毛澤東曾說，十億人民皆堯舜，人人都是同志，不是理想國是什麼？

然而，文革中的中國，其實人人自危。十億人，你虞我詐，勾心鬥角，成為生活常態。「同志」一詞，成了絕佳反諷。

近年來，台港海外的華人圈，歐風美雨之下，「同志」變成了「同性戀者」的代用語。想當然，革命文化壟斷百年的中國，能不為之瞠目結舌！

英文的「Comrade」源自希臘文「Kamara」。法文「Camarade」較近原音，其基本含義皆指「親密伙伴」或「忠實朋友」，既非政治關係，也與性傾向無涉。尤其是此詞的延伸義「同志愛」，英文作「Comradery」，法文為「Camaraderie」，純指人際關係的一種美好品質或狀態，政治或性革命帶來的字義變化，只是文化現象。保存了此一用語真義的，卻有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即首重團隊合作的大型球類運動（戰爭當然也是，但已摻雜了太多政治意味，去人性稍遠。）所以扯到以上這些，是因為最近讀了一本書，總結印象，感動我的就是完整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同志愛」。

不久前，遠流出版社的編輯給我寄來一本書稿，美國知名運動作家霍伯斯坦的新作《隊友情深》。霍伯斯坦早年因報導越戰榮獲普利茲獎成名，近年「轉戰」棒球，《一九四九年夏》(Summer of 49')一書，專寫美國職棒大聯盟中兩個死

對頭洋基與紅襪一九四九年的一場爭霸戰，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的榜首。

《隊友情深》寫的是紅襪隊四名老球員長達六十年以上生死與共的交情。讓我印象深刻因此不能不一口氣讀完全卷的是作者的書寫策略。表面上，霍伯斯坦寫的是一趟旅程：二〇〇一年十月，隊友之一的泰德·威廉斯（Ted Williams）重病垂危，隊友多明尼克·狄馬喬（Dominic DiMaggio，即著洋基球員喬伊·狄馬喬之弟）與強尼·佩斯基（Johnny Pesky）從東北部的麻州前往一千三百哩外的臨終病榻旁去探望威廉斯。兩位八十歲以上的老人，由於「九一一」剛發生後的安全顧慮，選擇了開車的方式，一共跑了三天三夜。作者在這趟旅程裡，通過當事人的回憶，作者的敘述補充等各種手段，交錯鋪陳了四〇年代以來四名隊友之間的繁複人生旅程。讀者又可以從這一種如今不可能重現的「同志愛」裡，看到隱藏在四人一生所經歷的職棒世界及其背後的社會政治變遷。這種言外有言，畫中有畫的寫法，是當代運動寫作的上品，值得讀者仔細咀嚼。

上述隊友的第四人，即當時家住美西奧勒岡州的巴比·多爾（Bobby Doerr），由於老妻中風，無法同行。他的故事，多通過當事人和作者的回憶和敘述，穿插在故事中。

對於今天的讀者，尤其是台灣的讀者，即使迷上了美國職棒大聯盟精湛如數學，奇妙如詩的魔術世界，要真的讀懂這本書並深入理解其中的奧秘，恐怕不太容易。這裡涉及的隔閡，主要在於時間。

泰德·威廉斯和他的隊友活躍的四〇年代，跟六、七十年後的今天，不僅世界完全不同，大聯盟職棒內外，也發生了許多根本性的變化。不了解這些背景，就不可能明白，為什麼六、七十年前的選手，物質條件相對於今天的明星，簡直等於赤貧，卻能建立一生不渝的永恆友誼，難道六、七十年間，人性完全墮落了嗎？

我們不能接受純粹人性變化的玄學觀點，解題的鑰匙在於制度。我在這裡為讀者提供一些補充情報。

棒球，尤其是職棒，是各種大型球類運動中最保守也就是最重視維護傳統的。最忠實的球迷甚至會以為，棒球之可貴，正在於它的「不變」。但是，這都是幻覺。從四〇年代到今天，棒球不但變，而且有本質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沒有人不知道，就是錢。究竟變化有多大，可以看看下面的具體數字。一九四二年，球員的平均薪水不到六千美元（年薪）；二〇〇一年，球

員平均年薪兩百二十六萬六千四百零三美元，前後差三十六倍。

一九五〇年，大聯盟年薪最高的兩位，洋基隊的喬伊·狄馬喬和紅襪隊的泰德·威廉斯，都是十萬美元，相當於今天一位普通球員上場六次的代價。如果舉當前超級明星的收入為例，今年轉隊洋基的羅德里格斯（綽號A-Rod），十年合同兩億五千兩百萬美元，揮棒幾次就十萬入袋了。

一九四〇年代，美國工人的平均年薪是三千元，醫生一萬一千，律師九千，牙醫七千。職棒球員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他基本上還是個受薪階級，不像今天的明星，一個人就是一家公司，下面還養著一批「隨從」，包括律師、會計師、經紀人、心理醫師、體格培訓師、營養師等等。今天的超級明星，由於收入差距，基本生活型態與六、七十年前完全不同。威廉斯隊友們，當年是同隊一道坐火車去各處比賽，有的是時間混，隊友的生老病死自然糾纏在一起。今天，比賽完畢，媒體秀做完，立刻分道揚鑣。出外比賽有包機，超級明星還有配備全套健身設施的特等酒店套房，應付贊助商都嫌時間不夠，哪有精力、時間與閒情經營「同志愛」。

此其一。

更重要的，也就是直接造成今天球員特殊地位的「促變」因素，即所謂的「自由球員制」(free agency system)。

三、四〇年代，球員等於農奴，終生為一個球隊打拚，老闆操生殺大權，這主要是因為，當年的合同上，往往有一個叫做「保留條款」(reservation clause)的緊箍咒。簽下這一條款，球員固然取得了職業保障，但從此動彈不得，不但轉隊跳槽沒機會，如果碰上了剛好不喜歡你的東家經理或教練，只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這種束縛，自然與當年職棒尚未與商業實現全面掛鉤有關，也跟職棒普及的規模有關。四〇年代，大聯盟也分國際與美聯，但分別只擁有八個隊。此外，職棒大聯盟是清一色白人天下，黑人只能在尼格魯聯盟(Negro Leagues)打球，拉美裔球員不多見，黃面孔更是一個沒有。

自由球員制發生在一九七五年，這是通過一場仲裁和三次訴訟完成的。一九七四年球季結束後，洛杉磯投手麥塞史密斯(Andy Messersmith)和蒙特利爾投手麥克諾利(Dave McNally)同時對球隊所給的合約條件不滿，拒絕執行合約，遂通過球員工會交付仲裁，由公議獨立仲裁人彼德·塞茲(Peter Seitz)一九七

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出了有利於工會的裁決。資方不服，上訴兩次均被駁回，從一九七六年起，束縛球員近百年的「保留制」瓦解，球員得以成為自由人，在日益擴大繁榮的市場，追求最高的身價。

資方並曾在一九七六年作出最後反擊，關閉球場，禁止球員參加春訓。一九七六年三月中旬，當時的職棒大聯盟委員長（Commissioner）孔恩（Bowie Kuhn）作出了歷史性的關鍵決定，命令資方開門，「自由球員制」遂成為事實。

一九七六年球員年薪平均五萬一千，一九七七年上昇到七萬七千，七八年漲到十萬，今天超出兩百萬美元。孔恩曾說，「我那個決定，是個聖誕禮物！」

讀《隊友情深》，除了上述背景，還應了解，泰德·威廉斯等當年所處的世界，是美國參與第二次大戰前後社會變化迅速的時代。資本主義現代化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即個人社會角色的專業分化。《隊友情深》所寫的四個人，其實可以視為這種社會分化進程的典型，除了經常為同一個目標共同戰鬥，除了身份上所受的制度束縛，他們無意識地被投入一個巨大的社會運動。四個人的眼界、關懷、知識、技能……在這個巨大的社會化過程，被塑造造成與外界「隔行如隔山」

的四個相濡以沫的人。

《隊友情深》的感情基礎，也就是原汁原味的「同志愛」，是因為他們的命運被綁在一起。生命旅程中的全部喜怒哀樂，在沒有被「錢」污染以前，得以靈犀相通。這樣形象的命運共同體，竟因此成就了一種稀有的價值。

要讀懂霍伯斯坦的書，不可輕易放過人性高度以外的複雜情境。純人性的友誼，我不相信。

（劉大任，曾任職於聯合國，創作過多部散文及小說作品，並著有知名的《強悍而美麗》運動文學集，現居紐約，並為台灣《壹週刊》撰寫〈紐約眼〉專欄。）

導讀推薦二

棒球人的「記憶力」

袁定文

在讀《隊友情深》時，我特意翻找了書中幾位主角的球員歷史紀錄。久遠的紀錄固然可以述說他們早年的表現有多優異，但對一個球迷來說，《隊友情深》更可貴是在於它重現了紀錄背後的老故事，何其精采而且不容錯過。

老故事能被再講一次，靠的不是別的，正是靠當事人的口述，而當事人當然

是棒球人，請不要懷疑棒球人講的棒球故事會有什麼遺漏，他們在這方面的記憶力驚人。

於是，當美國職棒史上偉大的打者泰德·威廉斯在抵達人生終點之前，他的兩個老隊友及一個老球迷千里迢迢開車去探望他的最後一面，旅程中，每經過一她就蹦出了一個故事，幾個人物，而且從他們嘴裡說出來，似乎就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新。

因為這些故事串了起來，我們才知道：一九四六年的冠軍賽，紅襪隊並不只是紀錄上「差一點」拿下世界大賽冠軍而已；關鍵的一球正好打向前一局正好受傷的外野手防區，替換上場的球員並沒有處理好這球，但又陰錯陽差地讓另一位書中主角游擊手強尼·佩斯基承擔起敗戰失誤的責任，而這位球員也展現了早年的男子漢作風，一肩扛起，毫無怨言，今天要不是那位替換上場的球員已作古，也許這番實情還永不得昭雪。

也因為這些故事串起來，我們不但知道一九四六年不只是紅襪隊的「差一點」，也更懂得些棒球早年的模樣。偉大如泰德·威廉斯這樣的打者，他和剛升上大聯盟的菜鳥在那個年代的薪水差距可能最多十倍；也因此，在《隊友情深》

裡，我們可以體會這些老球員聊些什麼，不外乎是贏球、幫助球隊與對付敵人，還有彼此關照。

而今天在美國職棒裡，到處可見甫升上大聯盟，領著球員保證底薪一年三十萬美元的生手，和一個年薪達到千萬美元的明星球員處在同一隊伍，讓我們不得不合理懷疑，球員中會不會有階級之分，「等你領到和我同級的薪水再來跟我講話吧」；我們也不得不懷疑，一個領天價薪資的球員在上場時怎麼取捨個人表現和球隊勝負。

就算是三十萬美元的年薪，也比泰德·威廉斯那個時代富裕得多；球員的荷包普遍變飽了，球員間卻再也難出現像《隊友情深》那樣，四個人能從同一球隊打球到退休，彼此間感情維繫超過半世紀。

從這本書去對照現代棒球，似乎我們漸漸看不到擔得起責任的硬漢身影與比親人還親的隊友關係了。

《隊友情深》另一件觸發我的事，則和多年來許多與我或相熟、或初識的人，經常追問我的話題有關。相熟的人好奇，我過去真正身體力行的是籃球，為什麼現在對棒球的情感最深；初識的人則或許納悶，我轉播講評了這麼多場球，